紅樓真夢/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三回　盜田契環兒通賊　饋野產巧姐寧親

下一回▶

話說探春、李紈、寶釵等因失了莊田文契，責成管事的認真尋訪，這原是當然的辦法。可是，管事們如何尋得著呢？忙亂了好多日，總沒有著落，如同石沉大海一般！

原來這一批莊田文契，乃是賈環偷了出去的。那回，賈環擄去賈沅的女兒，被賈政知曉，一時盛怒，聲言「要把這孽畜活活打死」。彩雲聽了這話，心中慌急，背地打發人通知賈環，叫他趕緊逃命。賈環也知京城裡萬躲不住，急欲逃出京去，只是缺乏資斧，彷徨無計。那天夜裡，偷著溜回榮府，初意想到收管金銀器皿處，偷些金器出去，變價充用。及至走到那裡，看守嚴密，無從下手。剛好走過文契房，那管文契的陳瑞不在房裡。

此人本是管緞疋庫的，因善於鑽營，得賈璉提拔重用。向來膽小怕鬼，聽人說從前大觀園裡許多花神木怪，又說是晴雯的姑表嫂子，被妖怪爬過牆去吸了精，當時致死，嚇得不敢在府裡住著。一到夜晚，聽得風吹草動，就連忙溜了，只交給手下小廝們看守。那些小廝年紀尚輕，豈有不貪玩的，見頭兒走了，也趁空各去閒逛。

賈環走過，見無人看守，正好下手，忙將櫥鎖扭開，取出各項文契。心想本京房產一經典押，必要到府裡來對證，倒惹出麻煩。所以，單取那東邊的幾套文書，餘者仍置

櫥內，躡手躡腳的溜出去。剛至儀門，遠遠的見一個人對面走來，似是焙茗。想道這真是冤家路窄，連忙趴在樹下裝狗臥著。幸虧他穿的是黑色衣服，焙茗走過，並未看出，心中暗自僥倖。一路溜出府門，尋到一處小煙館裡，賈芹、賈芸和一幫結交的泥腿，都在那裡等候。大家相見，賈環躺下抽了兩筒阿芙蓉，然後拿出文契，和他們商量辦法。賈芸曾在西府裡辦事，知道莊產的來歷，便說道：「三叔你拿這個出來有什麼用處？這莊產都是上賞的，只許收回，不許典賣，那不是白費麼？」賈環一聽登時愣了！

這一幫中有個泥腿，叫做姚小乙，人家因他口頭甜蜜，又送他一個「小糖人」的混號，也頗認得幾個字。當下，把那文書看了一遍，又仔細捉摸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三爺這事只要交給我辦，包管文書交出，白花花的銀子到手。只是我得到了東邊，見機行事。這文書也得帶了去，三爺您放心麼？」賈環道：「咱們哥兒們，有什麼不放心的。可是，我正要出京走走，你我一塊兒去罷。」姚小乙道：「有您三爺照個面，那更好辦啦。

咱們多咱走呢？」賈環道：「要走就是明天。可有一件，我現錢沒帶多少，路上若不夠了，只可先擾你的。咱們到那兒再算。

「姚小乙道：「那還有什麼說的。」二人說定了。賈環又約賈芸同去，賈芸道：「我家裡還得安頓安頓。三叔先走兩天，我暫且聽您的信罷。」賈環將私賃花枝巷小房托芹芸二人照管，第二天便同姚小乙長行去了！

卻說榮府的莊戶烏進忠，那人貌似老實，心懷奸詐。自從他兒子由京裡回來，傳述了賈璉許多狠話，又說要跟他算個總賬，心中又恨又怕，正要打賈府的主意。那一天，他的街坊陳二突然走來，道：「賈府的環三爺來了，找你說話呢。」不免嚇了一跳。本要叫兒子去抵擋，又怕他年輕不會說話，只可硬著頭皮，隨同街坊尋至賈環的下處。

先由姚小乙假充總管，出來見他，把大話胡混了一陣，然後說到要出脫莊地。烏進忠道：「這莊地人人都知道是上賞的，誰敢買呀？」姚小乙道：「誰說賣地呢？咱們府裡是那賣地的主兒麼？不過是每年零碎收租子，又說是雨多啦，又說是旱啦，又說是下雹子啦，沒工夫跟你們嘔那個閒氣。只要誰總拿一筆現款出來，連地帶文書就都交給他，咱們府裡也省事，那邊也得實惠。這個意思，你也不懂麼？」烏進忠道：「這裡一時要找那個主兒，可不容易。就有那有錢的主兒，他知道是府裡的地，也都怕麻煩，這事我應不下來。」姚小乙道：「依我說，不用另找主兒啦，就由你總拿一筆出來，把地領了去。以後地上收的全歸你，一個錢也不用再拿啦。天下那裡有這種便宜事，肥豬拱進門

來，還要轟出去麼？」烏進忠道：「姚大爺，你說的容易，我們莊稼人，兩隻肩膀扛著一張嘴，全靠著賣力氣吃飯。那裡抓得出這一筆現錢呢？」姚小乙冷笑道：「烏老二，我這話是為你，你別不知情。你若不領了去，我自己去找人辦，不出一個月，若找不出來一個主兒把地領去，我就不姓姚啦！

到那個時候，你眼看著自己種的地叫別人去種，再後悔可就遲了！你再細想想去，我姓姚的夠不夠朋友？」

這一番話連嚇帶騙，烏進忠被他說動，悄問是怎麼個辦法？姚小乙道：「這個辦法，你的便宜多著呢。等我都告訴你：

第一件，這地仍舊是賈府裡的，可是，把地交給你烏家，聽憑你如何經營，賈府一概不問。第二件，以後每年應交的各項租糧出產，一概全免，只要你一次交出兩萬銀子。第三件，銀子交清之後，就把一切地契文書，都交給你完全管業。以後賈府爺們來到，只當客禮看待。」烏進忠聽了，自是願意。只那銀數未免嫌多，從兩萬銀子說起，逐漸又減了幾次，烏進忠總說沒有那個力量。姚小乙裝作要翻臉的樣子，由那街坊陳二說好說歹，兩面遷就，方才議妥。一次先交四千兩，每年再交四百兩，立了字據，彼此交割。只莊地裡一所小房，留著做賈環的住所。

那些半荒半熟的地，各段俱有佃戶。姚小乙把他們都傳了來，也是仿照這個辦法，連地主的戶名都過給他們了。賈環白得了許多銀子，從此，便同姚小乙住在那裡嫖賭逍遙，濫吃濫用。姚小乙又替他拉攏了一般馬賊胡匪，乾出許多無法無天的事。

暗中卻坑了那管文契的陳瑞，次日進府，看見櫥鎖扭壞，猛吃一驚！幸喜那包文契尚在，連忙取出仔細檢點，卻少了幾套，心知被竊。當下，暗囑小廝們不要聲張，一面私自設法偵尋，已非一日。還以為賈璉回南去了，此時斷沒有人查點；不料，探春、寶釵內眷們忽然有這番整理。那天，雖然用話搪塞過去，無奈家賊變為外賊，卻從何處去尋根究底？賈環在那裡刀頭舐蜜，陳瑞倒在這裡海底撈針，也是一種不平之事。虧得他也有一條內線，他的媳婦便是邢夫人的賠房丫頭，死活求了邢夫人。那邢夫人本來不知大體，再三向賈政、王夫人說情，還說道：「他那天因為怕鬼，出去躲躲，就出了這個岔子！咱們娘們聽說有鬼，也要躲閃躲閃，能怪他麼？」賈政王夫人聽了雖覺可笑，也不便當面駁回。到底因此從輕發落，攆了出去不再根究，總算便宜他了。

寶釵卻和李紈、平兒商量：一面回了賈政，趕著寫信給東邊地方官，報知文契遺失；一面斟酌打發人去接洽補契，並告誡烏進忠等各莊戶，勿受矇騙。只是管事中像吳新登、林之孝老成可靠的，都走不開，次一等的又怕靠不住，正在為難。可巧賈璉修墓事竣，從南邊回來，聽平兒說知此事，也甚為著急。

見了王夫人，提起派人赴東的事，細想也實無妥人可派。便回王夫人道：「這件事又要跟地面接頭，又要壓得住那些莊頭，他們恐怕辦不了，還是姪兒親自去一趟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剛回來，一路上也很累了。就是要去，且歇息幾天再說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文契丟了好多天啦，再耽擱下去，萬一被人蒙了去，就更麻煩了。姪兒一半天料理好了，就走罷！」王夫人自有一番吩咐。所以，賈璉在家只住了兩天，便又走了。

卻說巧姐嫁到周家，雖然家財巨萬，姑爺又入了黌門，家中只勤儉度日。他婆婆還是親自紡織，巧姐跟著學習，天天在紡車上只當解悶，也就慣了。他婆婆因他是公府千金，年紀尚小，凡事只寬待他。姑爺也生得俊秀文雅，小夫婦甚為和睦。

那回，平兒打發家人媳婦去看巧姐，帶了四個捧盒，一半果品，一半點心。先向親家太太請安，又傳賈璉的話，叫巧姐沒事的時候家去看看。巧姐當時答應了，那些時天天都想進城，偏碰著莊家季正忙，那邊沒有便人送他。過幾天，又有人從城裡去，說賈府的璉二爺回南去了。因此，把想家的心事，暫且擱起。可是，每逢村子裡有人進城，巧姐總托他們打聽賈璉的消息。

那地方離城又遠，賈府重重喜慶，無從知曉。蕙哥兒洗三那一天，平兒本要去接他的，因為客多事忙，就岔掉了。直到賈璉從南邊回來，板兒剛好因事進城，走過榮國府門前，見一般小廝們正忙著脫卸行李，問知是賈璉帶來的。回去便告知巧姐，巧姐心中暗喜，再三央及劉姥姥同他進城。劉姥姥道：「今兒個晚了，咱要去也得捎點東西。那一回去了，不是吃的用的穿的，帶了大半車子來，怎好光著手到那裡呢？」第二天又趕上連雨，好容易等到晴了。忙著彩了些瓜果菜蔬，裝了些家裡醃的各樣鮮菜，叫人趕著車，先至周家接了巧姐，這才同往榮國府來。

門上的小廝們見是巧姐同來，不敢怠慢，引那車子一直趕到內儀門。劉姥姥和巧姐下了車，將車趕了出去。又有二門外伺候的小廝們，都迎上前向姐兒請安，姥姥問好。姥姥如今福至心靈，也會和他們周旋了幾句。小廝引著直至平兒內院。

此時，平兒尚在天夫人處未回，小丫頭豐兒連忙打起簾子，請姐兒和姥姥進屋說道：「姐兒怎麼總沒回來，奶奶正惦記著呢！」巧姐見了豐兒，因是鳳姐舊人，也分外親熱道：「我那天不想回來瞧瞧，正趕上莊家季忙，連姥姥都沒空，一個人怎麼來喲！豐兒姐姐都好麼？叫我好想！」豐兒和姐兒說了一回話，又對劉姥姥道：「姥姥請坐，我去請二奶奶去」。這裡巧姐讓劉姥姥上炕去坐，自己在炕旁繡墩隨意坐下。

劉姥姥偷著問巧姐道：「二爺幾時續了二奶奶啦？那平姑娘在那兒呢？」巧姐笑道：「二奶奶平姑娘就是一個人，他如今扶正了！」劉姥姥念了一聲佛，道：「這正該的。平姑娘那樣的行事待人，平常人家的奶奶們，那裡趕得上他呢？」又笑道：

「頭一回我來了，見著平姑娘插金戴銀的，趕著他叫姑奶奶，惹得周嫂子他們都笑我。往後，可真得叫奶奶了！」正說著，平兒同豐兒一路說話進來。巧姐忙站起請姨娘安。

劉姥姥也要站起，腳卻坐麻了，又歪下去。好一會子才支撐起來，剛喚道：「姑娘，」又說道：「不對，如今該叫奶奶了！奶奶別怪我。」一面便要拜下，平兒連忙拉住道：「姥姥別和我客氣，姐兒在鄉里，這一向多虧你照應。我替二爺謝謝你罷。

「劉姥姥道：「這還不是應該的麼？我們家裡若不靠著這裡老太太、姑奶奶那麼照應著，不知道過到什麼破窯裡去了！如今也有半頃多地，大瓦房也有了，小轎車子全拴上了。我們姑爺、姑奶奶提起這府裡來，那一天也念幾十聲佛，保佑這裡老爺、太太、爺奶奶們，福祿高升，長命百歲的。算我們莊家人一點誠心罷。」

平兒又問巧姐兒周家上下相待的情形，巧姐兒都說了。劉姥姥道：「那可沒說的，那老太太疼姐兒，比自己大閨女還疼呢！」巧姐笑道：「姨娘，我現在也會弄紡車子了。天天當玩意弄著，也怪有趣的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在鄉下，這兒許多事你都不知道。你蘭哥哥點了翰林，定了親啦；寶二嬸子添了小兄弟，回頭上去見著了，可記著道喜。」巧姐道：「我倒要瞧瞧那小兄弟，一定很好玩的。姨娘為什麼不給我也添個小兄弟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姐兒這們大，成了人，還這麼孩子氣。」劉姥姥聽了道：「咱說這府裡福氣大著哪，你們還不信？這不是層層見喜麼！那新添的小哥兒，不就是寶二爺跟前的麼？有幾個月了？」平兒道：「算起來剛夠三個月，倒會笑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提起寶二爺來，也真叫人怪想的。他那回給我的茶杯，看著不像什麼希罕物，他們說還是古董，值好些錢呢！我至今也沒捨得賣。」

說話間，小廝們已將車上帶來的那些東西，搬了進來。平兒揭開軟簾一看，差不多堆了半間屋子。忙道：「姥姥，你又帶這麼些東西來，叫我們心上怎麼過得去呢？」劉姥姥笑道：

「這不都是我的。那兩口袋瓜果菜蔬，是地上剛摘下來的；這是新醃的白菜、青菜，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嘗個新鮮，別笑話。

那幾匣子點心，兩口袋果子，還有兩口袋玉田桃花米，是周親家送的。還叫給這裡太太、奶奶們都請安呢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們這兒一家子，都喜歡地上新彩的瓜兒菜兒，這一來夠吃好兩天了！剛才我在上房，太太知道你同著姐兒來的，叫留你多住幾天，別忙著就走。等一會，我們同上去，見見太太罷。」可巧，王夫人打發彩雲來叫平兒，大家便同至王夫人處，自有一番問賀寒暄。王夫人見巧姐衣妝樸儉，打量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真難為你。」平兒又說到他婆婆愛憐，夫婿和睦，王夫人更替他歡喜。此時，李紈正在寶釵處商量家事，聞說巧姐回來，忙同來看他。劉姥姥見李紈、寶釵都道了喜。又道：「哥兒這們小小的年紀，就做了官，大奶奶你真福氣！」巧姐見過了他們，忙向寶釵道：「二嬸娘，我那小兄弟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抱來見他姐姐罷。」寶釵答應就去了。一會子，抱了蕙哥兒進來，奶子和鶯兒、秋紋等都跟隨在後。先抱他見了姥姥，又見巧姐姐，巧姐接過來抱著，引逗他笑。姥姥道：「你看哥兒那一笑，簡直和寶二爺是一個模子。咳！怎麼好好的寶二爺……」說到此，覺得不大好，忙又改口向王夫人道：「真是太太的福氣比老太太還大，大孫子做了官啦，又添了二孫子，將來還不是個做大官的麼？」王夫人笑道：

「但願都像姥姥說的就好了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姥姥上回說的故事，你們莊子上有個老奶奶，天天吃齋念佛，感動了觀音菩薩，托夢給他一個好孫子。我們都以為是你編的，如今，這蕙哥兒可真是觀音菩薩給寶二奶奶托夢，送了來的。可見神佛是有的，不可不信！」劉姥姥道：「這可真是積德的報應。我說的也是真事，那家的孫子，也二十多歲了，就和巧姐兒的姑爺同案進的學。他家裡人都叫做張百萬，我們莊子上的地，一多半都是他的。那位老太太比我還硬朗，九十多歲的人，還能坐著聽一後響的戲呢！」王夫人聽住了，十分歡喜說道：「姥姥難得進城來的，咱們明兒還到園子裡去逛逛。你上回要畫這園子，老太太叫四姑娘畫了出來，明兒也找四姑娘去，看他畫得像不像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難得太太高興，讓我

也開開眼。」巧姐道：「四姑娘住在那兒呢？我還沒見著他。」李紈道：「他住在櫳翠庵，史姑娘也在那裡，明兒就都見著了。」王夫人便命平兒吩咐廚房裡預備明天的席，又道：「園子裡也先去看看，叫他們打掃乾淨了，別叫姥姥笑話。」平兒答應著。劉姥姥道：「太太也說笑話了！我們莊家人，天天只在土堆裡坐著，那些草垛子、土埂子，就是我們的會客大廳。有時還要堆著大糞，就不知道什麼叫做乾淨。人家還說『沒乾沒淨，吃了沒病』哪！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那晚，巧姐和劉姥姥都在平兒處安歇。次日一早，平兒就帶著巧姐，先到稻香村去見李紈。此時，李紋、李綺因幫著料理蘭哥兒納聘衣飾等事，又貪圖園子裡涼快，住了多日，尚未回去。大家閒話了一回。巧姐說到鄉下青棵棵多們可愛，一早起，薔籬笆上開遍各色的喇叭花，草地裡蟈蟈、蛐蛐和金鈴子叫的非常好聽。連紋綺諸人，也恨不得到鄉下去逛逛。一時，巧姐又問起探春，李紈道：「三姑爺也來京了，新賃的住宅，他前兩天才回去。今兒太太高興，又打發人接去，也許一會兒就要來的。」

歇一會，平兒、巧姐又同至櫳翠庵，去見惜春、湘云。惜春不大會世故的，只略問巧姐那邊情形。湘雲聞知巧姐與劉姥姥同來，笑道：「我們這兩天正悶著，來了個母蝗蟲，可又有笑話了！」平兒笑道：「你道那姥姥真怯麼？那都是鴛鴦支使出來，騙老太太取樂的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不管他真怯裝怯，只他那個樣兒，也就夠發笑的了。」惜春道：「你們何苦輕嘴薄舌的？鳳姐姐、林姐姐單好刻薄人，到底不載福。如今，我們仍舊攜蝗大嚼，那造出母蝗蟲的人，卻到那裡去了？」湘雲聽了，也歎息不置。平兒又說到王夫人要看那大觀園圖，惜春連忙命紫鵑尋出，放在手邊。

談至晌午，便同至王夫人處。探春已在那裡，見著巧姐，也拉著問長問短，說了半天。等豐兒引劉姥姥來到，方同往榮禧堂入席。王夫人陪著薛姨媽、劉姥姥、史湘雲、李紋、李綺坐了一席，探春、惜春、巧姐、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坐了一席，李紈、寶釵和平兒，仍不時到那邊席上照料。

席間上了熊掌，湘雲趕忙夾一塊，布與姥姥道：「姥姥，你猜猜這是什麼？」劉姥姥用筷子接過，看了半天，又嚼了一回，只是猜不出。平兒叫小丫頭拿一支生熊掌給姥姥看，姥姥接過去，捉摸了半天，說道：「豬爪子也不像，那牛羊腿子更不對了。嚼著倒有點腥氣，難道是猩猩爪子麼？」眾人聽得都笑了。薛姨媽道：「姥姥，不要受他們的騙，這是熊掌。」劉姥姥瞪眼聽著，說道：「這就對了。我見過耍狗熊的，那爪子就是這樣。可沒聽說那東西可以吃得的，你們怎麼想的主意，連狗熊都饒他不過呢！」眾

人笑剛止住，又復大笑。李紋笑得按住胸口，探春舉杯欲飲，把酒都覆在桌子上了。

少時，又上了釀豆腐，劉姥姥道：「這個我可是吃慣了的，那天也離不開他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請用勺子罷。」劉姥姥（扌快）了一勺，慢慢吃著。說道：「怎麼一樣的豆腐，到你們城裡頭，連味都變好了。到底皇帝腳底下，任什麼都比別處強。

「王夫人道：「這裡頭有雞蛋白、豬腦子和著，還加上雞鴨火腿的好湯煨了，等半熟了，再加上筍尖香菌，才有這點味兒。

姥姥學了，到家裡做去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吃是好吃，可是吃不起。這些作料算起來，夠我們十天半個月的嚼裹了。」湘雲只和紋綺姐妹說些閒話，說起那年吃螃蟹做詩，眼前就短了好幾個人，都不勝感慨！

少時，又上了一碗菜，王夫人舉筷子讓薛姨媽，又讓劉姥姥道：「姥姥，你嚐嚐這個神仙雞。」姥姥笑道：「怎麼雞都成了神仙啦！還是神仙變了雞呢？不管他，我先得一塊再說。

「夾了半天，才夾到一塊，吃著笑道：「也試不出他是神仙，就是有些酒味。怪不得呂洞賓要喝酒呢！」引得眾人又大笑。那邊桌上李紈、寶釵，都忍著不敢笑出來，平兒用手帕掩著嘴。

探春笑道：「姥姥別喝醉了。若像那回醉倒在山石後頭，他們就要把你當神仙雞了！」

一時席罷，丫環們送上漱口的茶，大家都漱了，劉姥姥卻一口嚥下。平兒忙道：「姥姥，那是漱口的。」這才盥漱散坐，閒話一會。探春道：「這時候白天太短，太太要逛園子，早些去罷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便同眾人往園裡去。只薛姨媽要歇中覺，自回寶釵房中歇息。

此時，已近中秋，王夫人等走過那座石山，已聞得一陣陣的桂花香。先到沁芳亭上，那裡有藤竹椅榻，各人隨意坐憩。

寶釵怕水風太涼，親自取過織金絨毯，鋪在榻上，然後請王夫人坐下。看那一帶池

沼，荷花已老，尚有餘花，水氣烘秋，分外蕭爽。

劉姥姥坐在欄邊，談些鄉下新聞故事，內中頗有新奇的。

說是他們村裡老顧家，生下一匹駒子，滿身漆黑，粉鼻粉眼，四蹄雪裡站，人人見了都愛。那知道是同村姓凌的欠他五千吊錢，變馬去還債的。他兒子得了夢，跑去顧家一看，那駒子老遠就顛顛的走來，瞧著他兒子下淚。後來，到底拿錢贖回去，還養在家裡呢！又說是有一家姓周的，夫婦二人都念佛行好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又聰明，人品又好。嬌養到十八九歲，被拐子拐了去，十多年沒有消息。新近周老頭病重，什麼醫生都治不了，想不到他兒子忽然回來，拿出一種仙丹，給他老子吃了，登時就好。據說拐去後，被一道士救去，傳授他許多道術，這仙丹也是那道士給的。」這事若不是我眼見的，連我也不敢信，能說世上沒有神仙麼？」劉姥姥只管信口開河，眾人有聽著的，有各自閒談的，也有憑欄眺望的。

湘雲看見那邊一派翠竹，說道：「那不是瀟湘館的竹子麼？上回我看他一大半都黃了，眼下可又好了！」探春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今年園子裡的花木，都重新修整過了。這竹子新近派老葉媽管著，比從前老祝媽還勤謹呢！」平兒回王夫人道：「池子裡的船，我叫他們預備下了，太太還是坐船，還是坐小轎子？」探春道：「太太還坐船罷，到底比轎子舒服些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一個人坐轎子，你們走著也太累，咱們都坐船罷。那船靠在那裡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這邊又淺又窄，大船撐不過來，在柳堤那邊彎著哪。」說著，便叫丫頭們傳小竹轎子過來。王夫人道：「不用啦，這里路很平，又沒多遠，走走也好。」於是，扶著玉釧兒慢慢走去。眾人一路跟隨。

走過紫菱洲，只見白蘋紅蓼，秋色清妍，卻另有一種蕭寒之致。寶釵心有所感，說道：「從前二姐姐住在這裡，我們走慣了的，怎變得如此荒涼？」探春道：「二姐姐那年回來，還捨不得這房子，可憐只住了一天，以後就沒有來過！」劉姥姥道：「那位二姑娘啊？不是那鵝蛋臉，脾氣傻好的麼？我聽姐兒說，生生是給姑爺折磨死的，真叫人心疼！還有個林姑娘呢，總也沒見著，如今到那裡去了？」平兒道：「林姑娘早就過去了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劉姥姥道：「我見他總跟寶二爺在一處說話兒，身子好像單薄點，那裡想到這點年紀，就轉劫去了呢！」平兒怕他又說什麼，連忙用閒話岔開。

不多時，已到了荇葉渚長堤，早有兩隻小畫舫，在柳陰底下停泊。駕娘們見王夫人來到，忙即拉跳板，打扶手。王夫人和劉姥姥、李紈姐妹、平兒、巧姐，都上了迎面這

只船；探春、惜春、寶釵、湘雲帶著侍書、鶯兒等，又另坐了一隻。當下，便吩咐開船。駕娘們剛撐動一篙，船便離岸。

忽聽「叭噠」一聲，一個人從船頭上直摔下去，眾人都嚇昏了！不知那人是誰？可曾掉下水去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